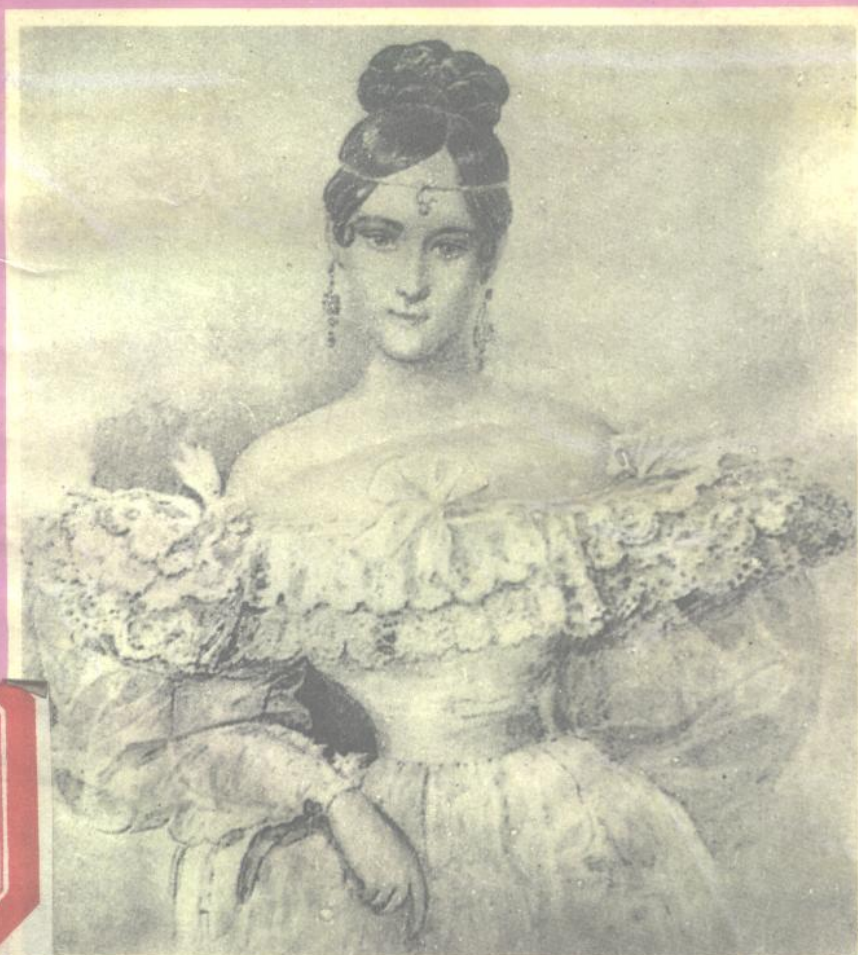


W G J S W X C S

【苏】库兹涅佐娃著
曹纘西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普希金之恋



江苏文艺出版社

普希金之恋

【苏】库兹涅佐娃著

曹纘西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普希金之恋／库兹涅佐娃 著 曹缦西译

责任编辑：周 琳 许金林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45号内）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6.125

插 页：2

字 数：130,000

版 次：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113—6 /I.108

定 价 7.95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主要人物表

(以家庭关系为排列顺序)

I、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家庭成员：

父亲——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

母亲——娜杰日达·奥西波夫娜·汉尼拔-普希金娜

姐姐——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普希金娜，丈夫姓帕夫利谢夫

弟弟——列夫·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妻子——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冈察洛娃-普希金娜，爱称娜塔莎，塔莎

长女——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普希金娜，爱称玛莎，丈夫姓加尔通格

长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希金，爱称萨沙，娶兰斯科伊的姪女索菲娅为妻

次子——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希金，爱称格里沙

次女——纳塔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普希金娜，爱称塔莎，先嫁米哈依尔·列昂季耶维奇·杜贝尔特为妻，离婚后改嫁德国亲王尼古拉-威廉·纳萨乌斯基

II、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普希金娜娘家成员：

- 2251/21
- 祖父——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冈察洛夫
祖母——娜杰日达·普拉托诺夫娜·冈察洛娃
父亲——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冈察洛夫
母亲——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扎格里亚日斯卡
娅-冈察洛娃
大姨——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扎格里亚日斯卡
娅，丈夫姓梅斯特尔
二姨——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扎格里亚日斯
卡娅
长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冈察洛夫，爱
称米佳
大姐——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冈察洛娃，
嫁给丹特士。普希金被丹特士杀害后，随
丈夫迁居法国。爱称卡佳
二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冈察洛夫
二姐——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冈察洛娃，
嫁给奥地利外交官古斯塔夫·弗里津戈夫，
迁居德国。爱称萨莎
弟弟——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冈察洛夫

III、普希金的遗孀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再嫁后的家
庭成员：

- 丈夫——彼得·彼得罗维奇·兰斯科伊，爱称彼耶
尔
长女——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兰斯卡娅，爱
称阿霞

次女——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兰斯卡娅，爱称索
尼娅

小女——叶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兰斯卡娅，爱称
丽莎

兰斯科伊的侄儿——帕维尔，爱称帕沙

IV、其他主要成员(以出现先后为序):

1. 格克伦(1791—1884)——荷兰驻俄公使，丹特士的义父
2. 达里(1801—1872)——作家，语言学家兼医生，是《俄语详解词典》的编纂者
3. 茹柯夫斯基(1783—1852)——诗人，翻译家，普希金的前辈
4. 乔治·丹特士——法国人，经尼古拉一世内弟介绍到俄国谋求功名，任骑兵近卫军中尉，被荷兰大使格克伦收为义子
5. 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普希金的朋友，著名的自由派诗人，文学批评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6. 伊希莫娃(1804—1881)——俄国儿童文学作家
7. 达维多夫(1784—1839)——诗人，曾参加1812年卫国战争。接近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关系密切
8. 屠格涅夫(1784—1845)——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曾同普希金合办《现代人》杂志
9.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9—1889)——著名的俄罗斯作家
10. 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66)——俄罗斯诗人，文学

批评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曾编辑、出版《现代人》杂志

11.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著名军事统帅
12. 莱蒙托夫(1814—1841)——俄罗斯著名诗人，作家
13. 列韦卡——《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物
14. 本肯多夫——沙皇政府特务第三厅厅长兼宪兵队队长，专门监视普希金的活动
15. 卡拉姆辛(1766—1826)——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俄罗斯文学感伤主义的创始人

你照镜子吗？你一定确信无疑：世间事物皆不能与你的娇容媲美。然而，比之于你的容貌，我更爱你的心灵。

——摘自普希金从巴甫洛夫斯克
寄给妻子的信

1863年。树上的残叶缓缓地掉落在潮湿的土地上。这些叶子真想攀附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因为这是延长生命的唯一希望。可是，稀稀落落的大雨点无情地、冷冷地将它们抛向土地，置它们于坟墓。

枯黄的小草承受着白霜的重压，可怜地耷拉着脑袋，仿佛在行告别礼；太阳藏起和善的面容，吝啬地躲进怒气冲冲的、瓦灰色的云层。风儿在哭泣，有气无力地扑向彼得堡兰斯科伊将军家住宅的窗户。这儿，死神已经降临到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的身上。

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躺在帐幔撩起的床上，盖着天蓝色的绸被，头下枕着几只垫得高高的、镶着花边的枕头。她的双臂无力地平放在身体两侧。她那惨白惨白的瘦削面庞依然娇美如初，左眉间一道折痕楚楚动人，微微斜视的、神秘莫

测的眼光凝望着众人不知的地方。

她不相信死神已经降临。她和普希金的几个孩子，除了身居国外的纳塔莉娅外，都已回到家中。即便如此，她仍然不信。近年来她一直疾病缠身，最初的症状是腿部痉挛，在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去世时曾经有过这种现象。现在，若是孩子们或丈夫彼得·彼得罗维奇·兰斯科伊稍有不遂之事，她便焦虑万分，胜过以往数倍。让她牵肠挂肚、总是放心不下的事情还有：她和普希金生下的次女纳塔莉娅不幸的个人生活，而长女玛丽亚已经二十八岁，至今尚未出嫁。

失眠的痛苦开始折磨着她。夜里，为了不惊动丈夫，她常常轻轻地滑下床，只穿一件内衣，光着双脚悄悄地从卧室溜进餐厅，扑倒在那儿的沙发上痛哭。为了不让哭出声来，她用牙齿紧咬手帕，竭力压抑住自己，浑身颤抖。略略平静下来，她便久久地呆立在窗前，注视着笼罩在夜幕中的彼得堡。拂晓时分，她走进挂着壁毯、安放圣像的小祈祷室，双膝跪下，口中喃喃说道：“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惩罚我？”

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从幼年直至今日。“不，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坏心……上帝啊，也许因为我没有从一而终，你要惩罚我？可是，我信守誓言长达七年之久，而普希金临终时吩咐我只须服丧两年……”

夜不成眠带来了令人压抑的愁绪，绵绵不断的愁绪进而造成肉体的痛苦。她想呐喊，想采取果断行动了此残生，不再忍受忧郁和失眠的折磨。但是，她知道这种想法大逆不道，其结果必将给孩子们，给丈夫和亲友造成极大的痛苦。于是，她坚持着活了下来，并尽力把自身的病况瞒住众人。

她越来越感到生活本身毫无意义，冷酷无情。想到亲人

们也要遭受生活的磨难，她便忧心忡忡；绝望的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还为孙儿孙女们操心，她知道，命运会把他们抛入这个偌大的、残酷的世界。

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曾在外国就医。她多次病倒，但每次都挺过来了。仿佛这次也只是前几次的重复。

几年前，彼得·彼得罗维奇·兰斯科伊听从医生的建议，决定送妻子去矿泉治疗。当然，他也知道，妻子是轻易不肯为了自己而弃家不顾的。

这天晚上，兰斯科伊的家庭医生按照事先约定的办法留下没走。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坐在沙发上，疲乏，消瘦，对餐厅里的一切都漠然处之。玛丽亚和亚历山德拉在屋角里的小圆桌上下象棋，兰斯科伊与医生在聊天。这位大夫已经上了年纪，心善面慈，体态臃肿，仿佛好不容易才挤进沙发椅的两个把手之间。

“塔莎，波尔菲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一个想法。”彼得·彼得罗维奇说。

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在水晶烟缸内掐灭了细烟卷，把疲惫、苍白的脸庞慢慢地向他们转了过去。

“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我想，玛丽亚小姐不妨到戈杰斯别尔格去住一段时间，在那儿进行浴疗。再说，这种治疗方法对您也大有益处。矿泉水的医疗作用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得到证实，可见，这是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的。”

“好妈妈，我们去！”玛丽亚把棋盘上的棋子往前一推，兴奋地叫了起来。

“那我呢？”亚历山德拉任性地噘起嘴巴问道。

“你当然也去啰。”父亲赶忙接口答道，担心他的长女发脾气

气，因为这是常有的事情。

“谢谢您的建议，波尔菲里·安德烈耶维奇。”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温和地笑着对大夫说，心里却在盘算这一计划需要多大的开销，“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不顾妻子的执意反对，彼得·彼得罗维奇仍然坚持让她带着女儿玛丽亚、纳塔莉娅和从1834年起就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同去国外治病。

显然，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的病因是神经衰弱和疲劳过度。不过，即便在国外也未得到确诊。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你要知道，只要稍微染上一点重病，你就无法再相信医学；我有三位高明的大夫，可他们的看法各不相同。”

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携同家人取道波恩、柏林，来到疗养小城戈杰斯别尔格，下榻在租金不高的旅馆。她进行浴疗，观赏风景——这儿的自然景色与故乡的亚麻厂区及彼得堡的别墅区迥然不同，频频参加社交活动，用以排遣缕缕愁绪。然而，忧郁的心情依然如故。她在信中对丈夫说：“我的心灵深处一片悲戚，这别无他由，只是因为我对祖国怀着真切的思念之情。”

后来，在回忆这次旅行的情况时，娜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暗自思忖：“无论如何，祖国对我来说永远是神圣的。我未必能够象我的姐姐那样，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异邦他乡。”

她从戈杰斯别尔格来信：“……和我们同桌吃包饭的人乏味透顶，因而，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了。看来，和我们交往的人是一些亲王。两位亲王……在波恩大学就读，年长的一位是王位继承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李普-捷莫尔茨基亲王。说到这位亲王，我想告诉你，如果姨母拿上单柄眼镜将他仔细打

量一番，大概连听差都不敢让他干的……彼得堡会让这些蠢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对彼得堡的豪华富贵一无所知，而彼得堡社交界的文化素养又大大超过他们，简直无法相比。”

1862年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健康状况有所恶化，失眠、心绪不宁之外又添咳嗽。她常常通宵达旦地倚枕坐在床上，直至凌晨才能稍睡片刻。已经无需多加劝说，她待在尼斯过了冬天。病情本来已经有所好转，但莫斯科之行彻底毁坏了她的健康。亲朋好友曾劝她放弃此行，可是她怎能留在彼得堡不去莫斯科呢？为了纪念伟大的祖父，儿子亚历山大仍用祖父的名字——亚历山大给孙子命名，正等着她去参加洗礼仪式呢。应当去看看小孙孙。亚历山大的妻子是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丈夫的姪女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兰斯卡娅，他们的家庭生活温暖，舒适，这会宽慰母亲的心。这桩婚事惹了多少麻烦呀！递交上去的申请久久未能得到批准：人们以为这对未婚夫妇是近亲。于是，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亲自出马，恳求皇上恩准。那时她还能活动……

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与女儿纳塔莉娅的情况完全不同。纳塔莉娅已经有了三个瘦弱的孩子，她和丈夫离异了。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曾有一年多坚持反对女儿和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结成伉俪，她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因为他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宪兵的儿子，还因为他比女儿年长十四岁，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人都说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的性格难处，又是一个赌棍。但是，女儿固执己见。

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为女儿操碎了心，从未摆脱痛苦的思虑，但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纳塔莉娅有两个孩子放在兰斯科伊家中，但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无论如何

不肯把女儿安娜交给纳塔莉娅。由于事务关系，他必须常去国外，不论去哪儿，他总把女儿带在身边。

一次，在极度痛苦之中，绝望的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吩咐孩子们以后……把存放在长子亚历山大那儿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给她的书信交给纳塔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可是，她又怎能料到，时过境迁，她的塔莎回国以后，嫁给了来到俄罗斯的德国亲王尼古拉-威廉·约萨乌斯基，在举行结婚仪式之前，被封为梅列贝尔格伯爵夫人。

是的，人无法预见未来。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躺在床上，盖着天蓝色的绸被，没有拢起的、夹有银丝的乌发披散在枕头上。她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但过去的情景，点点滴滴，梦幻般地、清晰地在眼前闪过。其中有一件事总是萦回在脑中，缠绕在心头。

那是一个昏暗、昏暗的彼得堡早晨，雨雪交加，湿漉漉的，铅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笼罩着一排排朦胧的屋顶，让人透不过气来。中午时分，天转晴了，依然寒气逼人。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到他们的好友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中接孩子。通常十分敏感的心灵这天没有向她预示灾难的来临，她也没有注意到，她的雪橇拐向一旁、让道给迎面驶来的那辆雪橇内坐着的正是普希金和丹扎斯。当时，擅长预感的心沉默着……

大家都在等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回家吃午饭，可迟迟不见他的身影。餐桌早已摆好，儿童室里不时传来轻轻的拍球声，玩具跌落的碰撞声，偶尔还有女佣的说话声。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甩掉便鞋，舒适地躺在妹妹

小客厅里的沙发椅上，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则笑着想起昨天在拉祖莫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舞会上与一享有盛名的外国棋手对弈并获全胜的情景。

……他们在小房间里的象棋桌旁相对而坐，外国人为自己对手的美貌而倾倒，忘乎所以地欣赏着她的丰采。他猛地清醒过来，用迅疾而自信的目光扫视周围的客人，又看看竟敢与他在象棋艺术上进行较量的这位美丽的俄国妇女，谦恭地间：“夫人，开始吗？”

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默默地点点头。

弈战开始了。来客输棋以后，拉祖莫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笑盈盈地对他说：“这就是我们，俄罗斯的妇女！”

擅长预感的心依然没有提供任何信号。此时此刻，在黑溪那儿，公证人正把受了致命重伤的普希金抬上雪橇。

为养子的命运惊恐不安的格克伦先生驱车来到决斗地点。普希金并不知道，送他回家的马车正是这个仇敌的。

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走近窗前，认出停在屋旁的格克伦的马车，气呼呼地招呼仆人说：

“转告男爵，我不能见他。”

她回到客厅，正想告诉姐姐，格克伦这个老头不知廉耻地又来纠缠，姐妹俩突然听到匆忙的脚步声。“这不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的脚步声。”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纳闷地想着，直到此时才产生了惊恐的预感，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也在注意倾听，脸色苍白：唯有她一人知道昨天普希金给格克伦先生发了一信，把他痛骂了一顿。

信的全文如下：

“男爵！

请允许本人对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作一总结。令郎的所作所为对我早有所闻，对此我不能等闲视之。我曾安于充当观察者的角色，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干涉。恰在此时我收到一些匿名信，若在平时，这会使我极端不快，但现在却极合时宜地可以使我摆脱困境。我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其余的情况您已知晓：我迫使令郎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①，他的怯懦和卑下令我的妻子吃惊而不禁哑然失笑。那种伟大、崇高的激情在她心中激起的感情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平静的蔑视和理所当然的厌恶。

男爵，我不得不说明，您本人所扮演的角色也颇不光彩。您是王室的代表，是父亲，却教唆您的公子寻花问柳。显然，他的种种行为（极不光彩的）都是由您一手策划，他那出口不逊的污言秽语和胆大妄为的荒谬之言大概都出自您的口授。您象一个寡廉鲜耻的老姬躲在各个角落伺机向我的妻子诉说您的“儿子”（其实是私生子）的爱情；他患梅毒，本应老老实实待在家中，您却说他在为对她的爱情消耗生命，

①由于丹特士无耻追求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普希金曾向丹特士提出决斗。格克伦害怕决斗，便出谋让义子向普希金娜的大姐叶卡捷琳娜求婚，用以说明丹特士追求的不是普希金的妻子，从而避免决斗。此处所说即指此事。

您唠唠叨叨地纠缠她说：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吧。

您也清楚，男爵，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我不会允许我的家人与你们有任何来往，正是以此作为条件，我答应不将这件丑闻公诸于世，以免使您在贵国以及在我国名誉扫地，这一点我是能够做到并曾有过的打算的。我不希望我的妻子再听到您作为父辈的蛊惑，我不能允许令郎在做出如此卑鄙的举动之后仍敢与我的妻子攀谈，甚至说些粗野的俏皮话，装得信誓旦旦，喋喋不休地表白他那不幸的爱情，其实他只是个十足的骗子和无耻之徒。

因此，我必须向您说明，如果您想避免再次闹出丑闻，那就请您终止这一切阴谋活动，否则我决不罢休。

您的荣幸的、低下而恭顺的仆人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7年1月26日，，

在这件事情发生前两天，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曾往亚麻厂区给哥哥德米特里发了一信，内容如下：

“仿佛一切都很平静，新婚夫妇^①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卡佳不到我们这儿来，她和达莎只在姨母家和社交场合见面。至于我呢，我倒有时去看望她，还在那儿吃过一次午饭。不过，坦率地说，待在那儿我心里总不舒坦，首先因为我知道，这种做法会给我住

^①指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大姐和丹特士。

的那个人家带来不快，其次，我与那爷俩的关系并不密切……我觉得卡佳待人接物的态度更为得体，她在家里的心境比起初有所好转，显得平和多了，不过，在我看来有时近乎抑郁。卡佳非常聪明，也过于自爱，因而不愿将愁绪暴露在外。而我呢，我认为我的眼光十分厉害，所以这一点逃不过我的眼睛。”在这封信内夹有两张空白的信笺，上面都写着：

“别读这两页，我故意留下这空白，也许，这儿隐匿着只该是一片白纸的秘密。”

接着，在下一页，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继续写道：

“至于其它情况，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这个可恶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使我痛苦不安，让我愁绪万千。要能回到亚麻厂区我们宁静的住宅里休息几个月，那该多么幸福……”

没有通报，门就打开了。康斯坦丁·卡尔洛维奇·丹扎斯出现在门口，敞着上衣，神色紧张，他结结巴巴地说：

“纳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您不要着急，一切都会好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受了一点轻伤……”

她向前厅奔去，但双腿发软，无力支撑身体，便倚在墙上。在失去知觉前的瞬间，她恍恍惚惚地看见老家人尼基塔象抱孩子似地把普希金搂在胸前，抱进书房，敞开的皮大衣从普希金身上慢慢地滑落下来，在地板上拖着。

“别着急，你一点过错也没有。一切都会好的。”普希金的嘴唇翕动着，竭力想露出一丝笑容。